

# 金陵問學記

## 依依不捨踏上長途

民國十七年春暮夏初，我的好友，曾任四川遂寧縣督學的李海瀾來函，約我到合川會齊，一同去南京，旅費可幫助我，父親不要我遠行，純粹是愛子心切；我決心走，既爲我的前途，也不願受家鄉惡劣環境的腐蝕，更爲了要參加國民革命。當時在郭文休處借得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和建國大綱三書，讀後方知政治道理與革命真諦。雖然李海瀾允資助旅費，自己也得準備少許費用，友人王仲輝借我六圓，郭根光借我五圓半，共十一圓半，以一圓半還馬伯敷舊欠，剩下僅一十圓，共二十個半圓，其中有一個是壓板不好使用。臨行前夕，父親二哥和四弟知不可留，特於堂中置酒爲我餞行，父親以困於資金，不能助我深造，嘆聲不絕，我爲了要遠別父親與和善的家庭而傷感，二哥於萬分難過中，拿出六圓錢來給我作旅途的費用，我以家庭經濟困難婉辭不收。翌晨辭別家人，並叩辭母親神主，當時見二哥擬給我的六圓大洋，尙置於香几上，二哥要我帶去我終未收。慈祥的母親！您預知必常在外奔波的兒子，此次確遠離家鄉了！不知不覺的掉下淚來，走出大門又回到屋裏幾次，不勝惆悵。所謂行李，僅一薄被，一包袱，一雨傘，包袱內祇一

套汗衣褲，一長衫，一雙袜和兩本書，包袱外面繫着未乾的牙刷和洗面巾，離家日期是民國十七年農曆五月初一。到了遂寧，搭乘一位鄉人鄧老板的船去潼南，沿途見兩岸很多學生離開學校回家過端午節，而我反離家遠行，感慨萬分。鄧老板招待我很好，到了潼南正端午節，當日下午正看龍舟競賽，鄧老板忽然看見上流來一客船，他一見卽知是去合川的，一面高呼「搭載」，一面催促我收拾行李，鄧不但不收船費飯錢，而且在我離船搭上去合川船時，由裏衣內掏出半圓銀洋來送我，話也說得很懇切，我不收，跳過船去，鄧將半圓錢遠擲過船來，兩船隨卽離開很遠，無法再擲回去。從來不相識而且也很窮的鄧老板，竟厚情如此，數十年來友朋間互相餽贈之禮物，其人情味未有勝過如此之厚的。後來將此事告知二哥，二哥對鄧老板曾相機酬答。到了合川雲門鎮，李海瀾家住若干日，李太太不忍李海瀾離去，久久不放，每日均以盛饌款待，一延再延。臨行李太太送李海瀾至十里外，相抱而泣，我遠立在旁，一樣離愁，一樣心傷，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鄉親間之人情味，均於此次遠行中領略無遺。

### 三峽奇偉石城荒涼

同李海瀾到重慶住了一些時間，李海瀾有點猶豫，我很堅決。同買好「其瀾」船到宜昌的船票，身上所存十餘枚川半圓，以八折多換了「袁大頭」，到了船上，茶房安置我們在飯廳裏地板上睡覺，初以爲寬敞舒適，後來始知下面就是機器間，鐵板熱得發燙，不得不搬到船尾去。第一天宿萬縣，川河不能夜航

，第二天才出夔門過三峽，在記載中讀過的奇觀，始得眼見，山勢雄奇，作人物鳥獸草木狀。船隨急流沖至迎面絕壁處，疑已無路，驚險萬狀，突轉急彎，又是別有洞天，念此奇景，每令人遐想不置。經水路過三峽僅此一次，民國廿八年返川，則經武漢轉湘桂黔，以後出門，往返均乘飛機，每臨三峽上空，就想如稍有閒暇必經水道。茲遠離大陸，不知何時方能償此宿願。

在宜昌即轉盛京輪，常上岸看接客，船夫榨取客人金錢之窮凶極惡狀，令人不平，盛京開行，經漢口僅停數小時，匆匆上岸，到保元里晤郭德沛鄉長，其子姪慕虞雁賓爲舊同窗，均見面，「他鄉遇故知」，其親切可想而知。德沛先生號汝霖，爲譙丞山長之外甥及門生，遜清舉人，曾到日本，返國在北洋政府時代曾任河南固始縣長，去職後來漢口充律師。慕虞雁賓未入學，大爲可惜，承留飯，飲家鄉大麪酒，「醺醺然！」，雁賓送我出並指路，情意殷殷。船上見王仕悌、彭汝爲等，因彼此不識未交談，後來爲政大同學，且爲至好。

到南京經下關入城，滿以爲進入了熱鬧都市，殊不知目力所及全爲鄉村，路旁農作物高與人齊，有極少敗瓦頹垣參雜其間，我想一定是洪楊戰亂後，毫未興復。走了幾公里，才到鼓樓，零亂的市街，出人意外的矮小房屋，婦女們一手提菜籃，一手提馬桶在污穢水塘中洗濯，使人極不愉快的一一呈現在眼前。住下興泉旅館，一日兩餐，頗不習慣，早上的燒餅，爲午飯前充饑的唯一恩物。李海瀾在安岳中學教過書，安中讀黃埔軍校的極多，不時晤面，如姚光照、陳方復等，均常來旅館，在光照、方復處，識袁永馥、陳

大維兩兄，鄉友尹謙住老虎橋，時常相見。中小學同學毛光遠爲鹽亭人，亦介紹其同鄉敬承詩會面。我與李海瀾出川時，李海瀾說：「我們到南京專找康代賓尋出路。」康讀安岳中學，亦爲李海瀾的學生，交好勝過他人，此時之康代賓卽康澤字兆民，在玄武湖賃屋而居，常來與臬旅館長談。開飯卽加一客飯，康見多識廣，高明之論甚多，惟談及國民黨將有一核心組織，由重要幹部參加時，我會不揣冒昧說明我的看法，黨內不能有小組織，否則將遭致分裂，欲健全組織，當從造就有力幹部着手。北伐剛剛完成，軍事和政治工作人員賦閒者多，而且大多集中南京，這些朝氣未泯的青年，如稍加訓練，分配到各省縣鄉鎮去參加地方建設工作，絕不會有所說「政治趕不上軍事」的現象。青年人讓其集中大都市，不予適當安排，聽其遭受刺激與腐蝕，養成祇願在大機關，不願去鄉村，結果是青年幹部與政治前途，均受損失。當時各省名須統一，而獨霸一方如故，派高級人員到各省，不容易被接納，如派有訓練之基層幹部去，或易受派用，此批基層幹部卽可在各省生根。康私對李海瀾言，此人尙有定見。

### 投考政校一段驚險

住在旅館太久，費用是問題，而出路更是大問題，找一個起碼工作，也許可能，但這不是遠道出門的本意，找一個出身自然是需要，而急於想得一個讀書的機會更需要。讀自費的學校，我無此能力，考取了也沒法進去，當時有兩個學校是公費，一個是軍校政治研究班，訓練期間爲八個月，月發津貼十八圓，另

一個是中央黨務學校，訓練期爲兩年，投考的人多，錄取的名額少，而且依省籍分配。我遠道來南京，如能多讀書，方屬正途。康兆民贊成我考中央黨務學校，而且斷言學校必改政校，時間必增至四年。因此我的志願在此學校，也考政治研究班，研究班考試地點在總政治部，座位彼此坐得很近，題發下，我埋頭急書，鄰座敬某等窺我卷，事後說，你將黨義書籍均讀背得了！考黨校則極嚴格，所考科目亦極多，憶於最後一場時，已將吹預備號，忽發現己之准考證遺旅館中，乃以重酬雇一車夫，飛奔回旅館，取得准考證，回考場正關門，我插一脚進門，門壓我脚，堅不取出，始得入場。事後榜發，兩校均取錄，主求速效的勸我進政治研究班，並說黨校極嚴，雖考進未必能結業。我志在讀書，他非取計，聽說我選讀黨校，康兆民甚喜，並代尋太學保證人二人，以後公務員生涯，從此決定。

李海瀾先生考黨校未中，彼早畢業華西協合大學，我想應該考取，而未取的原因，恐怕是他年齡太大，而且口試的時候，滔滔不絕，盡數四川軍人割據之暴行，學校不知其根底，祇好割愛。學校要的是如白紙一般的純潔青年來重新訓練，不需要思想太雜的人，以免糾正困難。李海瀾移居玄武湖，楊紹西、謝月輪均同住一起。李海瀾漸與邊疆人士接近，研究邊疆問題，後決心返川，乃與之道別。一同出川，而未一同返川，心裏難過萬分！李海瀾離南京去滬，住不久即偕月輪回四川，隻身去康藏，與夷人頭目蘇雲和極友好，惜無多大成就。月輪返遂寧作地方事業，尹諫亦於此時去武漢，我爲其介紹郭雁賓叔侄，並將僅存之衣物奉贈。

## 甄別考試連闖嚴關

中央黨務學校創辦於民國十六年，學員均爲黨中優秀青年，校址初借中央大學田字房，後遷南京紅紙廊原江蘇法政專門學校。第一期學員畢業後，增建英士、仲愷兩樓，續招第二期，肄業期增爲兩年，前後招考兩次，校長爲先總統 蔣公介石，總務組主任爲陳果夫先生，副主任爲吳逸峯先生，教務組主任爲戴季陶先生，副主任爲羅家倫先生，訓育組主任爲丁鼎丞先生，副主任爲谷正綱先生。訓育組之下設軍事大隊，曾廣芬先生爲大隊長。教授有余井塘、段錫朋、薩孟武、趙蘭坪、林彬、史尙寬、胡次威、劉振東、方東美、王世杰、張其昀、陳石孚、徐謨諸先生等，可稱一時俊彥。學校管理極嚴，訓育亦極爲成功，訓育副主任與訓導科長暨訓育員等，無論上課、自習、休息，均與學員保持接觸。各種集會、討論會及其他活動，訓育人員均參加指導，答覆各項問題，無所不談。對作起朝氣，培養革命意識，及奮鬥技術，均有成就。眞所謂：文武合一，術德兼修的進步教育。

十七年下季期終，來了一次甄別試驗，並舉行了一次個別談話，學校認爲成績不好的學生，就命令退學好幾十名。退學的同學中，有西裝革履的，也有好些只穿一件夏季單衣離去的，因爲到南京考試進學時，是夏天，未帶冬衣，突然宣佈離校，將公家的大衣棉軍服脫去，就只好穿單衣。我連單衣早在進校後送給尹謙去了，假使我離校，不但無錢，連單衣也沒有，饑餓寒冷算不了什麼，因成績不良被斥退的恥辱，

有自尊心的我，斷難忍受。各人的成績，學校嚴守秘密，從不公開，我的成績究竟如何？無從得知，學校這種方法，目的在鼓勵同學奮勉，但是另一結果，恐怕使人發生神經衰弱，憂慮使人有損健康，這是學校未考慮到的。

## 選黨代表發生毆鬥

民國十八年三月十五日，中國國民黨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，出席代表，中央黨部規定圈選，有些同志則有異議。黨校數百黨員，屬南京市黨部，為第十二區黨部，分若干區分部，谷正綱先生負訓育專責，當然能完全領導，事前預定選出各區分部之精幹同學為代表，至十四日開會時，即與某等組織之力量，發生衝突。彼方大打出手，黨校同學不于示弱，努力應戰，拳腳交加，桌椅齊飛，谷先生為總目標，當然受創頗鉅。消息傳來，全校轟動，憤怒之氣，大難遏止。晚飯時郭士泯自校外呼叫而來，飯堂內數百人以為相打者上門，不免騷動，教務組及軍事科人員，盡量安撫，訓育科唐劍飛等言語不免刺激。黃昏後，有主張衝出，甚至有謀取槍枝尋打的，也有主張集隊至中央黨部請願的。情勢緊急，教務組負責人集合學生於操場，力為勸解，並言：校門外至若干通道，已有武裝部隊警戒，出則不免流血，且校長已來電話，將來校聽取同學意見，有話在家裡講，不能外出。同學仍不聽，有亂動離隊者，教務組負責人之緊張狀態及沉痛言辭，幸能使同學勉強安靜下來，翌晨校長將來校，先有谷先生之集體講話，谷先生素為同學所尊崇，

今見其被打後之狼狽情形，當然更加同情，聽其報告經過，台下有憤慨的，有暗泣的，報告未終校長來，谷先生即離去，不復來校。校長先命同學陳述經過，范作瑤女同學等痛哭陳詞，校長溫言安慰，同學尚有爭辯者，校長始正色曰：「政治須民主，學校則需重管理，我領導革命，事事均深思熟籌，同學跟着走，總不會錯的，否則各自去尋領導者去。」繼而又溫言訓勉，乃無人再爭。谷先生去後，不久，學校乃謀改組，取消訓育組，使訓教合一，同學中隨谷先生最出力的，均先後離校。學校主旨亦由訓練能爭憤戰之幹部，而改易養成埋頭讀書之學生。大抵一個政黨在未取得政權前，需要能衝鋒陷陣之鬪士，取得政權後則願意青年循規蹈矩，不必輕舉妄動，但如何使之不泯滅純真天性，如何使之增強活力與創造力，仍有待於主持教育者之適當學劃。

張靜江（人傑）先生主浙，朱驥先（家驊）先生任民政廳廳長，陳布雷先生作教育廳長，銳意建設。民國十八年，開博覽會於西湖，並開全國運動會於杭州，學校准許同學請求集體旅行杭州，亦改變緊張氣氛之良好辦法，車抵杭州車站，布雷先生等來接。全體寄宿於一師範學校內，飯食均由教育廳招待，且極豐盛。運動會中劉長春、孫桂雲出盡風頭，籃球以南開五虎代表天津，足球以樂華為主幹代表上海，盛極一時。女子籃球廣東與北平勢均力敵，久戰不決，在緊張局面下，北平一稱「小老虎」的，反身投籃，奪得寶貴一球，贏得錦標，最為精彩。更不能忘懷的，一葉扁舟，蕩漾於西湖中，歷盡所有勝地，前人之記載吟咏，均得印證，放眼豪情，胸襟開拓，古人說：增進學識，應遊覽名山大川，這個話確有道理。



## 設大學部成立新系

黨校原不分科，後改設政治、經濟、地方自治、財政四系，旋又改稱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，在學期間改爲四年，分七系，系以下分十餘組，我選讀政治系，教授陣容，更加整齊，羅志希先生建議校長 蔣公，在中央政治學校設大學部，希望把這個學校辦成像英國倫敦大學的經濟政治學院 (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) 和巴黎政治學校 (L'Éco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) 類似的標準。倫敦政治學院學術水準是全世界公認的，法國政治學校在普法戰爭後，出了許多政治人才，復興法國第三共和國，校長 蔣公很高興的接納其意見，這是改政治學校用「政治」二字。不用「南京」、「首都」或其他人名的緣因。道德與才能並重，考試極嚴格，有作偽的，立予開除，成績雖及格而落後者亦遭淘汰。除了本系本組規定應修功課外，各年級每人在課外每學年必讀一種中文的名著和英文的名著。一二年級學生應讀的書是全校一致：一年級中文必讀「曾國藩家書」，英文必讀「佛蘭克林自傳」(B. Franklin's Autobiography)，二年級中文讀胡林翼「讀史兵略」，英文是查恩渥德的「林肯傳」(Lord Charnwood: Abraham Lincoln)，到三四年級中文是袁樞的「通鑑紀事本末」，英文按系別指定，我讀的政治系是要讀白萊士的「近代民主政治」(James Bryce "Modern Democracies") 每學期指定要讀的中英文如考得不好，就會退學，羅先生常說，不讀一兩本有系統的大書，思想無條理，

臨事就無主張，何以擔當重大責任？

外交、合作、新聞、地政之設系或組，均得「風氣之先」。政校師友多爲考試院籌畫與主事的，故考試科目，與政校課程，很多相同。以後除大學部外，尙有計政、地政、合作等學院，蒙藏學校研究部及各種專修科，又有高考及格人員的公務員訓練部。任教育長的，先後有丁鼎丞、陳果夫、陳立夫、張道藩、程天放、段書貽諸先生。所造就的學子，多守法、卓越的公務員，對社會貢獻如何？有待於公正人士的批判。

### 遠遊揚州計畫預算

同學中有一位石靜祥，貴州人，矮而肥，滿腮短鬚，善享受，但極經濟。每飯後以一小壺往茶灶取鮮開水泡茶，返自習室，吸煙飲茶，狀極悠閒，十九年暑假，因天熱，大多數同學均移蓆枕臥講堂過道中納涼。一夜談及有錢的同學，或返鄉、或旅行，非常愉快！我等窮小子竟枯守校內，境遇相隔天淵。石說，他有一計畫，二人夥遊揚州瘦西湖，每人費用兩圓已足，他擬一用費預算單，及時間表。其時學校每月發津貼兩圓，領得卽動身至新街口，搭馬車至下關，再乘火車至鎮江，到鎮江卽遊金焦二山，午後搭乘小火輪經運河至揚州，兩岸「景色宜人」。次日出揚州城，雇小艇，遊瘦西湖，遍歷五龍橋、平山堂，遇雨未去觀晉山，興盡返城，因時尙早，乃搭長途汽車到鎮江對岸，過江卽搭火車返南京回校，原計三日遊程

，實僅兩日，而費用每人不到兩圓，一切開支均照預定計畫爲少，尤其時間之控制，頗爲精確。故治事必有計畫，而計畫必斟酌事之「目的」、「時間」、「費用」，及可能發生之變化，能如此，未有不成功的事，否則盲衝瞎闖，只看幸與不幸了。石靜祥未畢業卽離校，不知所終。我常懷念這一位做事有計畫的朋友。

每星期一，政校同學，天未亮就起床，吃過稀飯就徒步至小營軍校參加總理紀念週，路途相當的遠，然而同學的飽滿精神與整齊行列，確實值得讚揚。有一次，校長公開說，軍校同學不及政校之整齊嚴肅。每紀念週隊伍集合完畢，在校長未到前，多由軍校教育處處長張治中（後升教育長）發口令，整理隊伍：「馬路以東的向左，馬路以西的向右，向左向右看——齊。」滿口安徽巢湖話，尤其是「齊」字聲之尖而銳，甚覺刺耳。其人矯揉造作，非古道樸學之士，逢迎故事，流傳頗廣。每一星期平均聽校長講一次話，真是諄諄訓誨，有時還讓學生提意見，這是一般學校做不到的。

大隊長曾廣芬鄞都人，日本士官生，年齡不到三十，蓄短髭，看來莊重老練，像四十歲人，軍事管理特別嚴厲，同學也不敢同他抗衡。十八年冬，蘇浙奇寒，雪深超過膝蓋，學校在滬所作冬冬衣服，爲交通所阻，同學不圍爐則聚屋角，已覺「衣單不勝寒」。軍事大隊部突下令，行軍清涼山，迎北風，如刀刺，忽然曾廣芬披皮斗蓬後到，同學在單衣與披風對照之下，大生反感，乘作雪球戲時，一部份同學，如牟尙齋等，以雪球擲之。同學中有賴與智與朱媛江上前先敬禮請曾去披風，以示平允。曾惶恐，莫可如何？聲

威大減，後又因加上他事爲學校當局免職，可見督訓或領導他人，就應以身作則，否則終必失敗！

學校功課日繁，考試雖及格而名次在後的，亦在斥退之列。各科得分亦從不公佈，故同學莫不自勵，用功過甚，健康日差，如不鍛鍊身體，大有「難乎爲繼」之勢。球類運動，須有人合作，只有國術可隨時隨地單獨的玩。教師爲于振聲先生，習「查拳門」，包括「彈」、「炮」、「花」、「紅」四類拳。又學器械，凡「刀」、「槍」、「劍」、「戟」、「棍」，均可一舞。尤在表演時于先生指定我舞「四門刀」，于先生又送我一對「蛾眉刺」教其演法，因見我身手尙稱靈活。十八年冬起，直至離校前止，每日練習三兩次，從未間斷，身體亦獲健康。離校後則逐漸放棄，至今則全部遺忘，無恒之至，太不應該！

### 實習課程大有用處

到第四學年第一學期，例須實習，我學行政，被分派到無錫縣府，同行的有陳崇、張有年二同學，財政系的張攸麟、董彬謙、江士傑等三同學，被派到無錫縣政府的財政局，與我等合租壹樓共住，僱一姓惠名根靈的燒茶飯，每日至縣府閱檔案、查規章，漸習處理公文，縣府科秘多爲紹興師爺型，辦事有方，但惡習則爲行政革新所厭惡。後一月分赴民政、財政、教育、建設等局及各機關考查。最後，則往各學校工廠參觀。返校作實習報告，完成無錫縣政一書，可作革新縣誌編輯之參考，統計圖表甚完備。民國廿五年作南靖縣長時，向學校借出抄存，共四厚冊。民國廿八年在瀘縣任內，燬於敵機炸彈之下，又復向學校借

出，再分抄成十冊，今不知尚存在否？此一實習制，為政校特色之一，「知」與「行」配合，畢業後到社會做事，利弊早知，着手亦易，我初作南靖縣長，單身前往接事，縣政已素習，故有恃無恐。

民國廿一年一月廿八日，日本發難，下關亦開炮。學校於倉卒中命學生乘車去河南，車無蓬，係裝礦物用的，午夜煤灰雨雪齊下，如冰雹。至徐州轉車，達開封，羣居師範學校，日食小米饅頭，數日始食一米飯，甚合我口味。數百人同住一處，既未上課，又不操演，同學間乃間有吵鬧，方知軍隊中三操兩講，從不中輟之用意。以後受河南省政府委託，作農村調查，我與王仕悌一組，出城恍入沙漠地帶。至區公所，則見貼「歡迎中央大員」標語，頗堪一笑。至調查之鄉工作，水最貴重，取飲尚難，那能輕言洗澡。窮民多食窩窩頭，以紡花燒鹽為業。人多習國術，重義氣，鄉長於數十里外，買菜數包宴客，請一紳士來陪，問其經歷方知其於遜清時，曾隨宦作跟班持「護書」的，識字不多。開封位在中原古為建都的地方，開化較很多地方早，城鄉生活與文化水準，其相差何以有如是之大？也許我們剛遇到一個稍差的鄉村。

### 暫住曉莊等待分發

一、二八事變平息，返南京，完成學業。行畢業禮照相後，尚公佈有十餘同學不能畢業。二百餘畢業生，我列第廿七名，數年緊張生活，幸告段落，惟工作問題久延不決。初住曉莊，後遷住螺絲轉灣，在學校四年中下定決心不多言，凡事不出風頭，以免招惹是非。但有時和人聊天，又不免露出多言的本來面目來

，講近代史的先生，講到洪楊的太平天國，遂牽出青紅幫的反清復明，談到青紅幫，遂談到四川袍哥，於是私底下談論袍哥時，我將我所知袍哥組織、規矩和跑碼頭之對答口語，說出「你哥子」、「我兄弟」的口語來，同學遂稱我爲「袁哥子」，初僅四川同學稱呼，後來，他省同學問得緣由，亦跟着稱呼，不是同學，也照樣稱呼，於是我這「袁哥子」的名號，就成終生的通稱。

駐在曉莊與螺絲轉灣九十一號的時候，既已畢業，同學也將各奔西東，論理該談談，而且有的是時間，於是我在中小學時代的喜歡交往，又逐漸恢復，更加深同學間認識。

第一批分發上海，第二批分發浙江，第三批分發漢口、豫鄂皖三省剿匪總部。其餘同學則容納於蘭谿江寧兩實驗縣內。同學雖受嚴格專門訓練，而社會尚不熟知，故最初安排工作極難。從最低級做起，認真苦幹，表現卓越，各方漸有好評。以後同學一出校門，各方爭相邀約，同學在社會上的基礎，均爲前後師友共同努力得來，絕非倖倖。

在曉莊，現任立法委員彭善承同學害了病，要我送他到南京城內醫院，叫了一部黃包車，講好是一塊大洋，我兩人身上有的是一塊大洋，可資應付。黃包車坐一人，當然讓病人坐，曉莊到南京路上小石拱橋甚多，車拉不上去，我義不容辭在後幫助推，下橋不能任其衝下，發生危險，我還要將車拉着些。拉車工友出了汗，我也並不輕鬆。送到中南醫院，好在當時不需先繳保證金，安頓好了，我去找同學雷震甲籌醫藥費。剛走到醫院大門，一位護士小姐追出來說：「彭先生要吃廣柑。」我說：「在帳房取錢買，以後總

算帳。」護士小姐說：「這是小事，請你先生拿出來買！」我心裏想，我身上是還有一角錢，她怎會知道？這一角錢要吃飯，但不能在小姐面前丟人，將這一角錢交了她。說也奇怪，原先不覺得餓，此時肚裏開始在叫，只好忍耐走向成賢街一熟人處，說明要吃一碗麵，肚子飽了，好容易找到雷震甲同學，雷陝西人，家富有，在南京有分號，與彭在南開中學就同學。將彭善承同學交他照應，我回曉莊。臨到熬出頭了，還嘈嘈無錢的況味。

這故事臨到民國七十一年，我才講出來。以後兩次送彭到醫院，一是在成都夜晚，借人汽車將他從鄉下的華陽縣政府送到四聖祠醫院，一是在臺北同他到空軍總醫院，這兩次都有小故事好談，我想不要囁嚅了。

